



「給我孩子、不然我就死了。」 "Give me children, or else I die."

——《聖經·創世紀·30章1節》Genesis 30:1

向死

作者：秀弘

一則報導

蘇花公路墜海涉殺兩幼童 狠父冷語「死了就好」遭判無期徒刑

20XX年10月19日／八門報／綜合報導

去年10月，新北市新莊區一名王姓男子於妻子過世七日後，駕車載著年幼子女前往花蓮散心，行經蘇花公路路段時，車輛突因不明原因失控墜海。事故發生後，王男自行脫困獲救，車上兩名子女卻隨車落海失蹤。消防單位連日動員海陸搜索，仍未尋獲車體與兩名孩童。內政部消防署與花蓮縣政府於三日後宣布停止搜救。

本案原被視為一起重大交通意外，然而王男獲救後的言行，迅速引發高度關注。案發當日，王男於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接受媒體訪問時，脫口說出「那兩隻呢？」、「找不到屍體嗎」、「有辦法確定死了嗎」及「死了就好」等語。相關畫面曝光，引起輿論譁然，外界質疑王男面對子女死亡態度異常，進而懷疑本案並非單純車禍。

花蓮地方檢察署於事發後第三日分案偵辦，調閱王男通聯、行車路線、財務狀況及親友證述，比對事故前後相關跡證。檢方指出，王男妻子於事發一週前死亡，家庭變故重大，王男短時間內同時面臨喪偶、育兒及經濟壓力，情緒狀態自然可能失衡。惟檢方同時指出，王男於事故後多次出現厭棄子女、生死無感等語句，且對車輛如何墜海始終無法提出合理說明，說詞反覆，與客觀情狀不符，因而認定其涉有殺害兩名子女之重大嫌疑，

依殺人罪提起公訴。

全案由花蓮地方法院國民法官庭審理，並於今（19）日作出判決。判決指出，王男明知兩名子女年幼，無自行逃生能力，卻於駕車途中容任子女處在高度危險狀態，致二人失蹤，並有高度死亡可能，對未成年子女生命法益造成不可回復之結果。國民法官庭並認為，王男犯後不僅未見悔意，反而屢有「死了就好」等發言，態度惡劣，對被害人法益侵害程度重大，判處無期徒刑。全案仍可上訴。

關於王男犯案可能動機，法院與檢方均提及，王男在妻子過世後獨自面對雙親職責，曾向友人透露長期失眠、無法工作，並抱怨兩名年幼子女成為生活重擔。另有證述指出，王男與亡妻生前婚姻關係並不平順，妻子過世後，王男幾乎不與他人交談，相關資訊成為審理時的重要參考。

負責本案精神鑑定之精神科段旭熹醫師表示，王男因喪偶及須獨立照顧兩名幼童所承受的壓力，已造成顯著痛苦，並出現自殺意念、睡眠障礙、焦慮及情緒低落等情形，診斷上應屬於適應障礙症，亦可能合併憂鬱與失眠等症狀。段醫師認為，相關症狀可能對其判斷力及衝動控制能力造成一定影響，但尚不足以完全阻卻其責任能力。

判決亦指出，王男雖無前科，但成長過程中父母離異，年幼時即由祖母單獨照顧成長，家庭支持薄弱。法院審酌其教育程度、職業、家庭生活狀況、精神鑑定結果及犯後態度後，雖仍認為應予重判，但未宣判死刑。

據傳，王男無意提起上訴，願意早日入監服刑。王男墜海之汽車及兩名子女遺體，

至今仍未尋獲，使得本起事件在宣判之後並未真正平息。本案對許多人而言，最令人不寒而慄的，或許不是那輛墜入海中的車或失蹤的兒童，而是一名父親在鏡頭前提及自己孩子時，臉上無以名狀的平靜。

深入調查

接到這個案子時，天甚至還沒真正亮起來。

公司位在市區老商辦的八樓，電梯開門時總帶著一股溫吞的鐵味。走廊盡頭那盞日光燈壞了很久，亮一陣，暗一陣，把人照得面色不定。我把安全帽塞往桌下，拉開椅子，電腦主機才剛亮起一點藍光，玻璃隔間的老闆便抬頭看我。

他沒有招手，只是把手邊那疊資料往桌沿推。那是他叫我進去的方式。

我帶著沒喝任何一口的咖啡走進去。

老闆桌上已經排好三疊資料。最左邊是法院判決和媒體新聞，中間是保險資料，最右邊則是戶籍謄本、就醫紀錄、聯絡清單與一張手繪人際關係圖。手繪圖就像他本人，粗糙，直接，線條不漂亮，但很少畫錯。他努了努下巴，我便拿起左邊的那疊翻閱。第一頁是新聞照片。照片裡的男人頭髮頗亂，站在醫院門外一堆麥克風中間，臉上看不見明顯表情，眼神渙散，魂魄彷彿不在那個地方。

他是王偉桀。照片旁的報導內容以紅筆圈出幾個關鍵字，是王偉桀訪談時的回覆：

「那兩隻呢？」、「找不到屍體嗎」、「有辦法確定死了嗎」及「死了就好」。

這些句子我看過。那陣子只要轉到新聞台，就絕對不會漏掉。那是案子最駭人的部分，也是媒體與社會咬住不放的部分。成年人對孩子的死亡本就毫不寬容，那幾句話等於主動將自己推進不可能被人理解的處境。

我闖上資料後，老闖開口。

「這是保險公司的委託。」

他身體往椅背一靠，雙手放在胸前，像觀賞一場不急著結束的戲。

「妻子死後，孩子也死了，時間距離太近，保單金額也不少。即使他已被判無期徒刑，保險公司還是想確認除外狀況，排除一切可能理賠的狀況。」

「判決不是認定他有罪了？」

「刑事有刑事的認定，保險有保險的判斷。」老闆撇撇嘴，「而且，我也不喜歡太圓滿的故事。」

我沒有接話。這時不適合接話。

「妻子在子女年幼的時候過世，男人扛不住育兒和工作，只好帶著小孩死。這種說法很完整，通順到讓人懷疑。民眾喜歡這類案子，只要能夠找到可以憎恨的人，其他惱人的事全部都能放下。」

他推來一張便條紙。上面有幾個名字和地址，字跡略嫌潦草。

這些潦草的文字，足以耗掉我數日的歲月。

王偉桀正在服刑，累進處遇分級第三級，依法可以接見親友，雖然我能夠以朋友名義申請，但各種程序跑起來還是很麻煩，而且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老闆要我聯絡負責司法調查與監所的官毓燁調查員，由他出面協助，詢問我們想知道的細節。

我決定先跑當事人外圍的資訊，包含住處、出生地、鄰居、王先生的妻子陸梓菁生前產檢的醫院、娘家、任何可能接觸過的人等。先搜過一輪，再決定需不需要親自探監。

老闆默默看著我沉思。他習慣將最關鍵的調查行程安排留給我。

他離開辦公室前，拋下一句話。

「這種案子，事發當天不會是真正的起點。」

我同意。不簡單的事情，往往有誤導真相的時序。

我抱起桌面的資料，回到座位，優先聯絡官毓燁調查員。

官毓燁接得很快，背景很少。遠處有人喊名字，也有手推車壓過地板時輪子摩擦的聲響。我給他案號和姓名，他「嗯」了一聲，說自己已經收到老闆的訊息，監獄探訪的部分儘快處理。他補充道，按照往例，監所一來一往的程序不會很快。聽我提到這段時間會先跑其他線索，他沉默片刻，詢問打算從哪裡開始。

我想了想，回答會先前往王偉桀的住處，再去臺安醫院拜訪產檢的醫師。

電話那頭靜默數秒。官毓燁壓低聲音，要我留意王太太。

我問原因，他卻說不清楚，只是覺得這女人的蹤跡消失得太徹底。

掛斷電話之後，我盯著卷宗，愣愣地看了好一陣子。

陸梓菁，三十一歲，已婚。死因：產後出血。死亡時間在王偉桀發生事故的前一週。死因欄目的簡單字詞，沒有多餘描述，感受不到任何情緒。

人死後會留下很多東西，帳單、病歷、通話記錄、對話紀錄、消費紀錄、發票、照片、抱怨、願望或任何未能完成的事。一名三十出頭的女性能在深入調查之後只剩幾行摘要，往往不是沒有留下蹤跡，而是蹤跡已被妥善清理，或者由另一個更大的事件或真相掩蓋。

我抽出必要資料，前往新北市新莊區。

王偉桀的住處位在一條不起眼的巷子裡，路窄，樓舊，騎樓全被機車佔滿，一樓店面有早餐店和小型五金行，其餘大多拉下鐵門，掛著招租廣告。白天行人罕至，留下來的只有老人、幼童，和聲音開很大的電視。

目標公寓的那棟樓沒有管理室，入口旁釘著一排掉漆的信箱，幾戶號碼被廣告貼紙遮蓋，幾戶甚至褪成空白。

我推開擋不住任何事物的木門，拾階向上。

樓梯間沒有窗，牆上堆積多年不曾清潔的灰，扶手泛著潮濕的反光。抵達四樓，階梯平臺有一盆幾乎枯萎的植物，葉面蜷縮，盆底積著水。王偉桀曾住的那戶門外還貼著前年的春聯，紅紙早已退色，邊角破損。門把附近沾著封條撕除後的白痕，有如結痂脫離皮膚時殘留的印子。

我先立於門前不動。調查之前，我會先觀察他居住的地方安不安靜，光線夠不夠，

走廊上有無孩子的物品，周圍有無居家生活的殘屑。很少有人真能與住處完全分開。活在哪裡、長時間被什麼包圍、各廳各房會先看見什麼，一切都會以最真實的形態呈現。

門前的空間很擠，也很暗。一層僅有兩戶，兩扇門距離太近，任何一戶半夜咳嗽，另一戶恐怕都聽得見。這種環境特別適合訪問鄰居。

對門住的是一位阿婆。

她門開得很慢。門門挪動，但扣著門鏈，只露出半張臉。她頭髮全白，穿一件深藍色薄外套，臉上皺紋很深，但目光卻不駑鈍。她上下打量著我，沒有卸下門鏈，只是盯著我手中的資料夾。

報上身分後，表明想要詢問有關對門王先生一家的事情。

她沒有應聲，手搭門邊，過了一會兒才點頭。她家有一股烹調的味道，電視開著，聲音很小。極度節制的音量，往往代表屋主習慣注意門外的動靜。

阿婆說，記者和警察有來問過，該講的講了。我很明白，因此繞開案發經過，率先問她王偉築夫妻剛搬進來的狀況。她一聽問題，神情稍微放鬆了點，沉思的模樣彷彿走回不需防備的記憶深處。

她說，那對夫妻剛結婚沒多久，就搬來了。

丈夫王偉築話比較少，身材瘦高，戴一副粗框眼鏡，上下班總是背著電腦包，對答有禮，不踰矩。太太熱絡得多，不時拿些水果禮盒和手工餅乾相贈，偶爾受邀到阿婆家坐。那時的她愛笑，說話很有精神。

有段時間很常聞到對門煮飯的香味，也聽得見兩人開著電視低聲交談。有幾次阿婆外出散步，看見王偉桀牽著妻子的手，聊工作的事，談超市特價，討論假日要訂哪間餐廳吃飯。很平常的對話。

細節瑣事外人未必知曉，但一門之隔的鄰居，有時能看出些許端倪。

一切變化都從王太太懷孕開始。

原先擦身而過還會打聲招呼，後來只是抬頭看人一眼，再後來連看都不看了。王太太的臉色越來越差，淡得慘白，失去過往的活力與朝氣。走路很慢，常常一手扶牆，一手捧肚，無神的表情沒有尋常孕婦的疲倦，只有莫可名狀的敵意。

某次王太太步伐踉蹌，阿婆伸手想扶一把，對方卻猛然抬頭，直瞪過來。

那一眼，讓阿婆不敢再碰第二次。

是生氣嗎。我問。

阿婆認為，那不是生氣的反應。

她略作停頓，似乎正在尋找能讓自己信服的解釋。最後卻只搖頭，直觀地描述那雙令人背脊發寒，詭譎不安的眼神。她自認活這個年紀，看過產前焦躁、產後失神、坐月子吵離婚，也看過小孩生病時整個人崩潰的母親，但王太太的狀態不是難受，而是提防每一個靠近的人。

之後，她常一個人坐在巷子口的公車等候區，不看人，也不滑手機，只是低著頭捧肚子。有時在下午，有時則是晚餐後。王偉桀會來找她，蹲在一旁苦勸。說話聲壓得很